



中美关系“新常态”：不断加剧的竞争和深度相互依存

何瑞恩¹

编者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将凭借在人口、科技、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规模和实力占据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两国之间的竞争正不断加剧，但经济相互依存与科技交流合作的趋势尚未减弱。“竞争性相互依存”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本期摘译推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不断加剧的中美竞争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中美关系里有两个趋势却较少被注意到。第一，中国和美国的综合国力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第二，即使中美竞争不断加剧，两国间依然保持了深度的相互依存。即使在最受关注的有关“脱钩”的经济议题上，两国的投资和贸易数据依然坚定地指向相互依存的方向。这两个趋势将影响未来几年内中美竞争的方式。

一、脱颖而出

随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单极地位的下降，包括欧盟、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大国的作用再次受到瞩目。这些国家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全方位拥有这些特质，只有中国和美国才同时具备上述特征。

¹ 何瑞恩 (Ryan Hass) 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的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 (Michael H. Armacost) 主席与高级研究员。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布鲁金斯学会网站：<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8/12/the-new-normal-in-us-china-relations-hardening-competition-and-deep-interdependence/>，此为中文摘译版。

因此，中国和美国很可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占据巨大分量。中美的科技产业推动着两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中美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知识、深厚的资本储备、丰富的数据和极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两国都从科技中心所产生的集群效应中受益匪浅。例如，全球约有4500家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企业，其中一半在美国运营，三分之一在中国运营。普华永道的一项被广为引用的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增长，其中70%的增长都将由中美获得。

同时，中美持续地将经济收益投入到新兴技术的研发中去，这将推动两国科技继续向前发展。尽管中美不会永远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列，但哪些国家将在什么时候取代它们依然是个未知数。相较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有所降温，但远不至于崩溃。

二、深度相互依存

中美之间的竞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即便如此，不断加剧的双边摩擦并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彻底破坏这两个大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建立起来的深度相互依存关系。

在经济领域，尽管两国不断采取措施降低本国经济相较于对方的脆弱性，但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依然至关重要。例如，中国的监管机构一直主张加强对本国企业融资的时间和地点的管控，近期对滴滴出行的调查即为最新案例。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本国需要更强的技术“自给自足”，并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力投入其中。美国官员也在寻求限制美国实体投资与军事和监控相关的中国公司。当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十分关注审查首次公开上市的中国公司，并致力于确保中国公司符合美国会计准则，这可能导致一些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被美国交易所退市。两国都试图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供应链上与对方“脱钩”。美国还试图将人权问题纳入“脱钩”的考虑范围，部分官员一直试图敦促美国公司提高对在新疆和香港开展业务的风险的警惕性。

尽管如此，中美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依然强劲。2020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19年，对中国的出口支持了美国约120万个就业岗位。大多数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报告称，它们将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

同全球趋势相符，美国投资银行也在不断扩展其在中国的业务。贝莱德（BlackRock）、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都增加了其在中国的持仓，瑞银（UBS）、野村证券（Nomura Holdings）、瑞信（Credit Suisse）和安盛集团（AXA）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预计，美国投资者持有的由中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中美双向股票和债券的持有量高达3.3万亿美元。

近年来，导致中美经济关系萎缩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收紧了资本管控，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审查越发严格。与此同时，美国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审查。

中美相互依存的另一领域是知识生产。正如美中技术专家马特·希恩（Matt Sheehan）指出的，“随着中国人才和资本的崛起，当下的中美技术知识交流主要发生在私营企业和个人之间”。两国顶尖的科技公司都在对方国家建立了研究中心。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在美国设立了研究中心。同样，苹果、微软、特斯拉等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也十分依赖中国的工程师人才。

在科研合作方面，《自然指数》（The Nature Index）将两国间的联合研究列为全球学术研究成果最丰富的领域。自2015年至2019年，两国科研合作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美专家在过去一年内的合作甚至超过了过去五年内的总和。两国科学家在顶尖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超过100篇的合著文章，并频繁地联袂出席各类科学研讨会。

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2019至2020学年，在美中国学生超过37万人，占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的34%。迄今为止，许多优秀的中国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了留在美国，并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长足贡献。但这一趋势是否将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

三、竞争性相互依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巨大的相互利益可能会促使两国政府在处理双边关系上保持冷静。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不大可能是“打败”中国或迫使中国共产党垮台。相反，其政策重点将放在国内和国外的合作伙伴上，以期加强美国相对于中国的长期竞争力。与此同时，出于“全球价值观捍卫者”

的自我认同，美国将继续在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中美之间的贸易、金融、科学和学术联系织成了密集的网络，任何一方都很难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给对方造成伤害。正如约瑟夫·奈所写的，“美国可以把像华为那样的安全风险从其5G网络中‘剥离’，但要断绝所有同中国的贸易联系将代价高昂。即使破坏经济意义上的相互依存是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真正断绝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因为其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定律，而非政治定律。”

拜登总统很可能会利用中国带来的挑战推进其国内议程。不过，他并非顽固的理论家，也不太可能永远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描画世界，那反而会限制施政的灵活性。拜登执政团队非常明白，如果不以务实的方式同非西方国家打交道，就很难在气候变化、流行疾病、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复苏等共同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除非中国的立场出现令人意外的缓和，否则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很难实现重大改善。与此同时，除非发生难以预期的突发事件，两国也不太可能沦为彻底的敌人。

可以预期的是，中美关系将变得非常强硬而紧张。双方都不太可能为改善关系而做出让步，但利益平衡又将限制两国的敌对冲动。两国将处于不断加剧的竞争状态中，但同时两国都会意识到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

（陈泽均摘译，归泳涛校）